

亂彈及其他

瞿秋白遺著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亂彈及其他

著 者 瞿 秋 白

出 版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七千冊

本書係根據晉察冀一九四六年版訂正後翻印

總 目

上 篇

代 序	1
-----------	---

亂 彈

世紀末的悲哀	9
吉訶德的時代	12
一種雲	15
非洲鬼話	17
苦力的翻譯	21
民族的靈魂	23
流氓尼德	27
鸚哥兒	32
沉 默	36
暴風雨之前	39
新鮮活死人的詩	41
『不可多得之將才』	45

拉魂司令	49
小諸葛	52
老虎皮	55
『匪徒』	59
英雄的言語	62
財神的神通	66
狗道主義	70
紅蘿蔔	74
『懺悔』	77
反財神	81
小白龍	84
啞吧文學	88
畫狗罷	90

詩

『向光明』	95
-------	----

小說

『矛盾』的繼續	99
---------	----

下 篇

論中國文學革命

學問萬歲！	115
-------	-----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	148
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中國文？.....	135
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	222
中國文學的古物陳列館.....	234

論大眾文藝

大眾文藝的問題.....	245
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	255
我們是誰？.....	278
歐化文藝和大眾化.....	283

論文輯存

清脫棄『五四』的衣衫.....	291
『自由人』的文化運動.....	294
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300
革命的浪漫諦克.....	319
戰爭文學.....	324
史大林和文學.....	329
蘇俄文學的新的階段.....	335
同路人和同盟軍.....	338
表現五年計劃的英雄.....	346
文學衝鋒隊運動.....	350
論弗理契.....	356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367

談談『三人行』.....396

美國的眞正悲劇.....404

滿洲的『毀滅』？.....412

『鐵流』在巴黎.....417

論翻譯.....423

再論翻譯答魯迅.....434

譯 文 海上逃林補遺

高爾基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453

新土地.....460

出版者後記

代 序

中國黃金時代的紳士，曾經有過自己的藝術。那所謂『黃金』，當然也是從紳士的觀點來說的。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祕些，唐虞三代。可是，要講咱們末世還記得的流風餘韻，那還是說得近些罷。三代的『韶樂』，現在即使沒有失傳，至多也不過給吃租階級的大魔王做做『配享』，例如上海第一名大市民哈同出棺材的時候，就用了『韶樂』；對於小市民，這是輪不到的了。倒是三代而下的乾嘉之世的『崑曲』，却跑到了上海的無線電裏來了。這一個中國的『國粹』居然發揚而光大了。不但第一名的市民，而且第二名到第五六名等等，也可以欣賞欣賞。

『市民』——citizen是所謂自由的公民，是和『奴隸』對待的名稱，這就是現在中國上海式的紳商。但是，紳商究竟和紳士不同。『商』和『士』一字之差，在時間上至少差了一世紀呢。而崑曲才是真正道地的中國舊式紳士等級的藝術。這老老實實是紳士等級，而不是

紳士階級。乾嘉之世的紳士之中，固然不錯，也有些鄭板橋之類的名士所瞧不起的鹽商『駙儉』混雜在裏面，然而，他們始終也是『官兒』，至少也是類似於官的『準官兒』，他們也總要弄些身份——譬如屁股可以不挨打，見官是用大紅名片的身份，總之，一定要加入那個紳士的等級。這樣，當時這種『等級的藝術』——崑曲是很盛行的。咱們不在整理國故——原是在亂談——咱們暫且不來考據什麼元曲明曲和北調南腔，研究這些撈什子是怎樣從平民等級的歌曲裏發展出來的。咱們只說這傢伙到了紳士的黃金時代已經成了什麼東西！這種崑曲裏面，早就給許多貴族紳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餛飩』進去！這還是戲臺上的歌劇嗎？對不起，先要問一問：這所謂戲臺是個什麼樣的臺？這絕對不是草臺班的戲臺！聽罷。崑曲的聲調是多麼『細膩』，多麼『悠揚』，多麼『轉仄』，多麼『深奧』，——多麼低微，多麼猥瑣。真像他的主人的身份。崑曲的唱工是要拗轉了嗓子，分辨着聲母介母韻母，咬準那平上去入，甚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中國的四方塊的謎畫似的漢字，在這裏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障礙束縛揉挪蹣跚那音樂的發展，——弄得簡直不是活人嗓子裏唱出來的歌聲。這的確確是紅氍毹上的東西。無論怎麼唱得好，在二十步之外，就要喪失它的神韻的，因為那平上去入的奧妙，本身就不願意給下等人聽清楚的。崑曲的戲臺原本是三開間的花廳裏鋪上一條紅地毯。聽的人就坐在離地毯五六步的太師椅上。站在二十

步以外的二爺們，手裏夾着楠木的拜客帖子的盒子，他們是來伺候大人老爺的，不是來聽戲的。所以，崑曲也用不着給他們聽得懂。這本來是紳士的『第宅』——狀元及第之第——裏面的東西。唱崑曲的戲子，也和他們的同類『倡優所畜』的女人一樣，是豢養在這種第宅裏。

這樣一回事的崑曲真是『國曲』，值得和『國術』，『國醫』，『國什麼』等等……一同保存起來！中國的紳士搖身一變變成了紳商。崑曲也就削尖頭腦，一鑽鑽進了無線電播音臺了。

可惜，現在的市民始終是俗物居多，懂得崑曲的人實在有限得很。原來『乾嘉以降』不久，崑曲的清歌曼舞的綺夢，給紅巾長毛的『叛賊』搗亂了，給他們的喧天動地的鞀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之間，夾着這麼一段『可怕可恨』的回憶。不知怎麼一來，在同光之世，我們就漸漸，漸漸的聽見那崑曲的笙笛聲離得遠了，遠了，一直到差不多聽不見。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亂彈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現在時髦的早已不是崑曲，而是京戲了。

所謂京戲的亂彈皮簧是什麼？這本來是草臺班上的東西。高高的戲臺搭在曠場上，四周圍是沒遮欄的，不但鑼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的叫，纔配得上『亂彈』的別名，纔敵得過臺底下打架相罵的吵鬧。滿腿牛屎滿背汗的奴隸們，仰着頭張着嘴的看着臺上。歌詞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為禁不起那唱戲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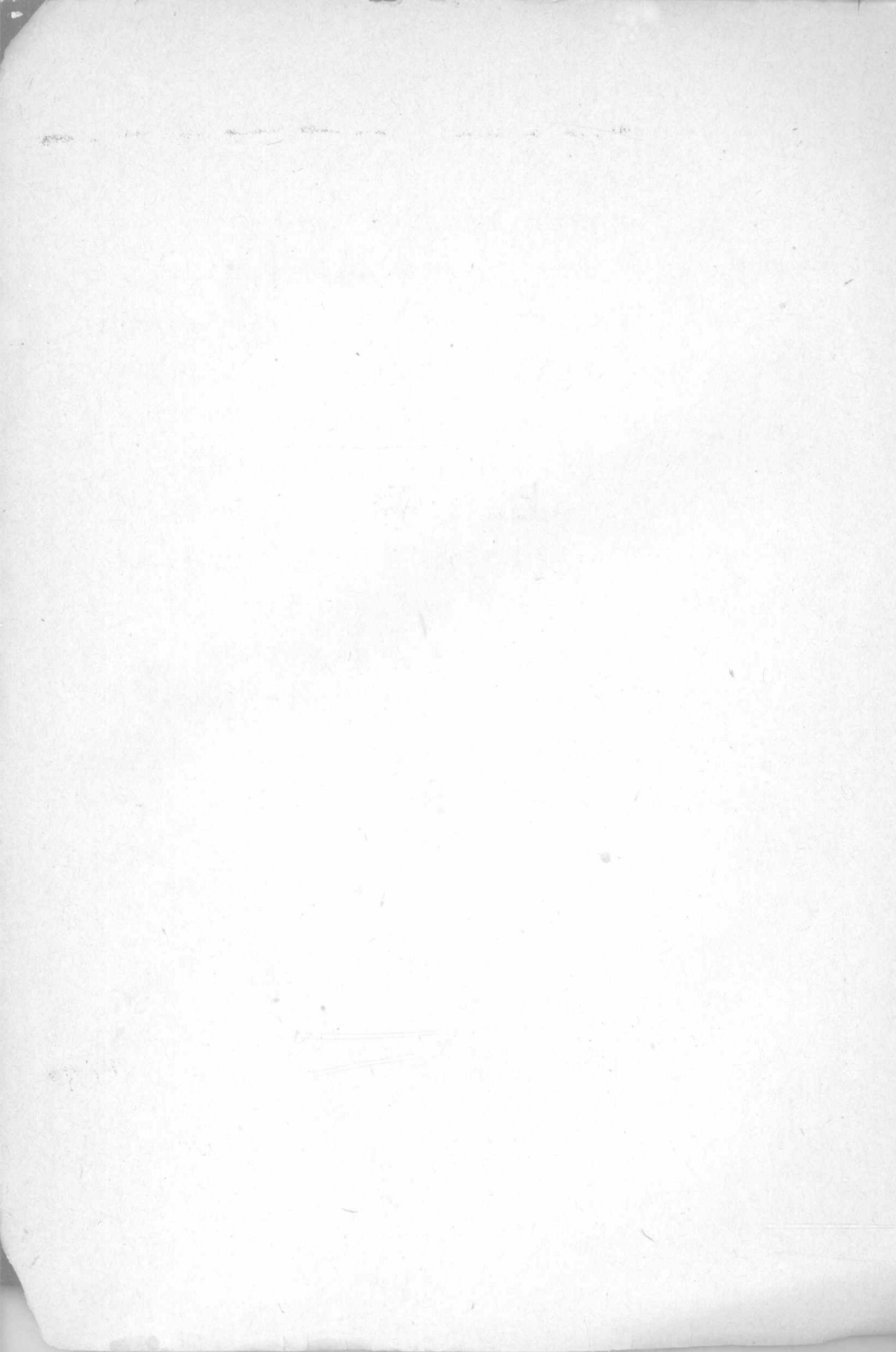
臨了：不押韻的也押韻了，平仄不調的也就調了！這曾經是別一個等級的音樂，別一個等級的藝術。當然是平民等級了。但是，統治階級總有辦法的。皮簧既然登了大雅之堂，他們也就請你『雅化』了。樊樊山制軍，袁寒雲世子，王曉籟先生，某某老班等，也就來『愛美』——客串一下，串得個珠圓玉潤滿紙琳琅了。

這世界上的一切，其實都是這樣的！尤其是在中國，在這商亦非紳不可的國家裏，一切都要這樣套上馬勒口，不準亂來的。——『亂』彈始終又不亂了！舊規律舊禮教去了，又來了什麼新規律新禮教！然而，在這個年頭，總有一天什麼都要『亂』。咱們非紳士的『亂』，不但要恢復，而且『亂』出個道理來的。

於是乎，咱們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亂彈起來，這雖然不是亂刀亂槍的機關鎗裏的亂彈，至少暫時夠得上天南地北七張八嘴的亂談。

一九三一，九，一七。

上 篇



彈 亂

世紀末的悲哀

時候也是有主人的。對於有些人這是世紀末；對於另外一些人，也許是世紀初——黃金時代的開始呢。然而，黃金時代，雖則不遠，卻不是這麼容易達到的。這要經過血污池，奈河橋，刀山，油鍋，以及……一切種種這類的東西。在這條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苦，是興奮，是痛快，是快樂？這都是又當別論，不在亂談之列。

只說世紀末的人們的確充滿着悲哀，實在『可憐』！

世紀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見着這麼幾點兒血漬，他就戰慄着，^九痙攣着……嚇得個半死不活。呵！神經衰弱的時代呵！但是，神經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為得病的病根特別些，他們會一跳起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變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絕後的勇敢。怕血症會變成渴血症。天在旋轉着，地在震盪着，洪水汎濫着，火山爆烈着，牛馬怒吼着……這是什麼？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駕馭這個世界的上帝雇用那些神經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絕後的人，來支持這

個世界。也許正因為受着上帝的雇用，所以變得這麼勇敢。他們是在哼哈着，叱咤着，叫喊着……這像黑夜裏小孩子的叫喊，越是叫得響，越是因為他們的膽怯；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統，要叫出顯微鏡下放大一萬萬倍的家族和祖宗，來救命，來……。叫着『天下孰能一之，曰，唯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時，口裏要喝洪水似的血，還不能解渴呢。這樣的狂叫，是自欺欺人的，不過是想掩過自己的膽怯，蓋住內心的悲哀，世紀末的悲哀。這是悲哀得發狂了。

同時，世紀末的人們之中，有些卻很忠實於自己的怕血症。他們也許像兔子一樣，把自己的頭和美麗的血紅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腳爪底下，自以為人家不看見他了，因為他看不見人家了。他們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許『走出了象牙之塔』，可又走進了『水晶之宮』。象牙塔和水晶宮，還不是一樣的建築在血肉模糊的骷髏場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宮的裏面，始終是別有天地非人間的。這裏有肉感，有愛神，有……這裏是多麼清閑，又多麼孤寂，這裏是多麼瀟灑，又多麼悵惘！即使不幸謫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宮，也還會吹簫吳市，做個風雅的乞丐。一樣可以有牢騷，有落拓……等等的詩境。所有這些上帝御選的人們，總不免要口中念念有詞，哼唧唧唧。這是些什麼神秘的咒語，還是白天說夢話呢？誰也不知道。憑他是滿腹浪漫主義的錦繡文章，或者是滿腔人道主義的憐憫，人家不懂得他們，只有他們自己懂得。這些呻吟並非無病的。病就在世紀末。病就在於世紀末

